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三十六

蕭山 朱梼

賦役

徵輸役

議除稅関積獘

請禁私征

水災議請停征

請禁苛征積獘

懇減滇省屯粮

議改折湖北兵粮

徐旭齡

李贊元

慕天顔

許承宣

石文成

郭琇

议除税関積弊 康熙九年

巡視中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関弊之病商已極亟請省官省役省乃以除積弊事竊今日以窮於失所惟
通財貨之血脉者惟有商賈乃今商賈以関鈔為從來一大害 臣 推原其故深由
于官多役多乃多有此之患故商賈望見関津如赴湯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方
官不能料理 権務改為滿漢差官亦以杜絶扞蔽澄清料理也近見言
計関弊者如淮安関則有鄭宗似岩雪大有蔣揚州関則有傅洪教李子世
芳等或某贓巨萬或人命干連見在共部行查是滿漢差官亦不以恤
商而反致病商本以裕国而反致蠹国夫去弊必正去其弊之源止今欲必 清
絶其貪之路今督理 権関不過照額征收本無難乃或滿或漢並差一衣

旨

[illegible]

足矣若必滿漢兼差多官則多費多費則多加派其勢並之嘗見

闕差

命下未出都門親友牀贄或饋杯假或送馬匹多募隨丁盛治行裝其費已不貲矣及其至任也往往知交迎送饋遺至于差回沿途要路朋舊親友凡此費用無不取給于一差故與其多差一官而禁其貪不若少差一官

而省其費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闕差不論滿漢但擇其廉幹者一員立差一人永著為例則省一員即省千萬商賈之膏血矣至回役盤驗屢經嚴禁而猶然各已甚近多募則此輩衙門將甚易于上下其手朦朧補閃回役更便之

經科臣柯聳

題參兩淮揚關各役仍照表章作弊將晉我植即曹元吉之子賀森和賀
尔植之子朱公玉即朱一躍之子夏永公即夏有孝之弟陳尔照，朱
主位之子有子供役又主外收銀弟供役足主內外需索不惟舊役未
能禁一役反化為二役矣誤由各關就近召募之弊也近見工部
題參杭關吏猾于經制之外私自召募無吏現主設延稅乞
勅下吏部將各關經制書吏行部召募確查果係殷實良民
取具印結考取分撥不許各關私自召募則舊役無從而熟于作弊之
根株絕矣又如漕臣帥顏保
題請淮關歸併而戶部復奉有各省相近之關合一處兼管之
旨然臣以為關固當併而各關納稅之名色尤當併也即如淮倉有正稅一稅

由閘由埧手本等項名色工部有抽單丈量加料等項名色近聞有正鈔加鈔名衆等項名色合計三関名色不下二十餘項推之各関俱有商循積弊各色名不少並抑知名色多則商賈易愁夫尚多則需索易增伏乞

勅下督撫查將各関各項名色盡行禁革通計稅額若干併歸一項刊石通衢使商人易見易知要則大公于上照數納稅加增分毫即係私派立行查処則正項既明而額外之需索不杜矣如此則省吏以遠私派之根本省役以除作弊之根本省目以絕需索之捷路其積弊而甦商賈計無切于此也

請禁私征 康熙十一年

都察院左付都御史臣李贊元謹

奏為請禁苛歛之征以蘇民困以廣

皇仁事竊為國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賦而外設有關稅固亦以取商賈以資正供亦所以御邊事而稽奸宄彰素有市民交易原非興販而亦稅及其產

地之稅

皇上夙夜靡遑日以加惠元元為念蠲租有

詔私征有禁近且以墾荒定以十年起科是以正供之中亦時寓存恤至意

乃有不奉經制借名科斂積棍作其擾害蠹役恣其朘削乃若相

習宕乃為大敢為戒

皇上切除之臣查榷關之設此税課税務衙門皆征其本地出産品及興販鄰貨
或肚彩車載或列肆造作皆係商賈自當遵例輸助
國用至若日中為市各和交易所賣皆不過布帛菽粟是甚口食雞豚
牛驢是甚畜養即布帛花棉以及蔬菜等項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
以糊口紛紛營營逐末興販甚多比乃有奸民吏棍串通衙蠹借稱雜税名色
立于該地良賄掌行帖執照有所為斗子秤子牙行經紀集頭保長等
項名目不一大率以碎票印信為護身符券以為而驀然敢肆作亂
民間斗粟耕牛隻雞尺布無不撮取用尔以故就地私税空所有以
甚至于搜囊發篋且遍及于窮鄉下邑菜傭固所不免居戶备至
究竟雜税報上無有幾何而窮民之膏粒錙銖不遺稍有不遂即拘禁

漏稅誰復敢起而與之辯論者近日山東巡撫張鳳儀疏參奧台知州
侯泰貪婪三款而沿途盤索客貨科斂稅銀已居其一則甚矣
奉珰不又知其凡狀乎又若王安石以呂嘉問為市易使行坊郭於白
水等法鄭俠謂其害及雞豚負水給薪扣撈捉茶貨過茶者
之史冊之足為戒何況不奉
朝廷明例執手借名行私官權役通用根窩交移故其弊牢固而莫可
解彼此盤詰而不得上達詞有上官出示屢禁亦不過以與叔征收為詞
而不示得其不知其擾害至此也若雷參入代畜何病其舍人曰勿擾吾獄市
可益行于一方未知始不可行于天下言者出于一時未始不可行于後世者
今刑獄禁令尚蒙哉

皇上再三慎重獄無冤濫而市廛井里之大害尤有莫為屋剝者也

查攷明洪武諭戶部言將日稅天下貨物及于纖末朕甚恥焉自

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迎送物似自織造染練布帛與買

已稅之物細民担挑蔬菜魚肉果食凡與販者毋得稅此在已征者

尚思禁革況我

國家原未定之稅及此無名之費可聽其公行而罔忌耶亦亦裁併關差省革義

務無非為商民受累而在粵各官役人人無以抽稅起起無以為閒不致

大負我

皇上愛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

睿鑒敕部嚴行在內在外痛禁前弊凡販食器用等項挑係與販與不

以指名勒索除鄉村耆役地方外再有私給行帖執照擾害商姓

此發覺之日當作何處分於後作何究治果實之条例懲役市儈之尤

細民安業無呼嗟愁嘆之聲有游優作息之樂

皇恩普被又不獨在民間貿易已也

請緩淮揚起徵議 康熙十七年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陞任守制 臣慕天顏謹

奏為微臣目覩淮揚災苦真情仰籲

天恩格外寬恤事竊照淮揚水災數年於茲田地之沉沒者蒙哉

皇上全蠲本折錢糧民人之飢困者蒙哉

皇上發帑多方賑濟此溝壑之餘生者

皇仁之再生也日望決功告成歸復故業不意黑危未涸河患未息康

熙十七年以至於今流離死亡者不知凡幾臣叨任江蘇三載自慚不

勞不能扶起瘡痍惟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每聞小民疾苦終夜思之不得其道竊恐有辜

聖恩之洪蕩今臣從揚州歷高郵寶應行達山陽沿途見滸堤之東一

望汪洋冬春日之村落腴田也問詢土人述稱水連天際則興化鹽

城泰州被淹之地三百里波濤衝蓋烟火全消被災人民皆困

就食於賑廠夜則露宿於堤邊面目蓮、一身無完衣或壯年扶

從一二十里外挑土以佐堤工或有搭一草窩，、如穴居堤上臣親加

慰問但聞嗚咽之聲而已臣渡黃河而北十二月初一日抵清河縣

細詢災民稱八九年來無田可耕無屋可住舉足是水何從營

生不惟無米併亦無薪外來柴草先赴堤工本地村圩久成巨

浸即紳衿有力之家恆產無存而多菜色矣初二日至黃家嘴

地名新莊口見決堤之內水勢滔天望水面浮有草舍累累成

堆半沉於浪其中尚有男婦老幼而覓烟則絕無也詢据左
堤土人言云岸等哭民所居之處從前並被水淹其屋舍稍卑
尚可涉淺來堤求食今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忽因黃河冰凌淌下擁水
入口頃刻頓高丈許無舡可渡以致坐困水中嗷嗷待斃者三日之遠
近來渡者更不止此　臣聞言驚惻隨捐貲會董河良吳美秀
多覓舡隻遍為救渡各各赴賑廠食粥以以安生　臣思維撫綏
無術皆臣之辜竊念河以北清河安東二縣若較他邑倍蓰淮以
南七邑被水而興鹽寶高山泰亦屬為尤甚從因四五年來當出此
紀一二岸偏災者比屬皿久竭度宵空在無窮斗身無計猶在處堂之患治水
有期實切歸耕之望但臣竊有深慮者黃運兩河決口漸次可望築

或將來涸出田地仍稱此荒蕪耕墾以輸賦稅今兒女等窮困即有涸田多耕其牛種何出其房舍何出抑或展轉借貸竭力墾鋤方結一土室草蓋而播種未施催科之令已到門矣在有司勘報涸田不敢不按期徵課在災黎口腹未飽收穫尚遙安得餘貲完賦勢必棄而不耕耕而復棄也況今近田地寒沙淤土未宜禾稻初年只可布種豆麥蕎收無幾餬口之外償牛種而不敷次年亦僅可資治農具第三年農力稍蘇始冀有秋臣不揣愚昧以為此等災苦民人倍宜矜恤臣請比墾荒起科之例量加培養如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重災疊災田土將來凡有涸出復耕者仍免其三年本折錢粮

始得休養生息不復逃亡失所至如邳宿江都等處田地向亦被淹或已先涸未敢並請寬停其粮此彼並係困窮筋力微存未有如見在仍淹之久若到處多耳支持設歸業之遺黎即

國家永遠供輸之戶口也寬恤三年之力而培邦本於無疆所全甚大臣伏讀

上諭凡開墾荒田許十年起科此宿水久淹涸出之地不為不荒矣且墾荒者用其餘力此則為力竭之窮民而臣所以並與開荒田例寬免三年未敢概邀新奉十年起科之

恩例至於宿水仍淹未涸之田另聽指臣行勘

題報外其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康

熙十三年寸以有新洄耕地三年之内漕粮條銀伏乞

皇上洪恩鉴允下奏

勅部議覆准賜蠲免五三年之後照額起徵後派出田畝准

照墾荒舊例三年起徵不但災民積困一息而且鼓勵勤墾

功裕

國賦於永久云云

請除苛征疏　康熙十九年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農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俊秀者為士士僅延十之一耳而農與商實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貨則設關以榷之立稅以欽之此自古以來之所必設聖王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即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分四分五厘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於民者固有定則矣今也不然船廠砲廠

須用鐵則賦鐵築河隄須用夯木賦則賦決口捲埽須用稻草則賦
下椿須用柳木則賦柴埽須用白蔴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為
上用猶易办耳若採鐵於不出鐵之鄉責蔴於不產蔴之地羊
眯草枯水涸木壞徒肆苛索祇費倍蓰之倍價以相償或乾折
以倖免至尤數倍追呼不息此苦於賦外之賦也所謂差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已定為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府江都
県每三里貼浅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因河流潰決
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
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穷民也農
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居起差之田也查里地起差

料此田今起莊差料亦此田即全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田而二差之或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船竹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尚不足以應其求敲骨攉筋非惡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吾儕之民即我

皇上痌瘝嗷嗷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避饑寒山退就溝壑有捐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于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于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關所以明禁網疏關不於多為之制以防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如此之

自有攢典之設而各路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関則處處有稅与科矣
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為先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耳目借查稅名色
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科夫果在通江濱海之處
扼守隘口猶可也已紀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責况近至數十里間又多旁港支河而
可多設私人以滋擾害乎即如揚有揚関淮有淮関其中一線漕
隄有仲家淺而於邵伯一鎮必又加攔阻之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
自南而北者揚関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関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舡
則可以聽其販之矣而必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仍令其屯聚

一処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捎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間而再税也近聞滸墅関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関役置水柵攔截河干又用両櫓快船遍歴郷村查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為漏税報官其他時間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挙足罹網移步羅禁莫施其徵賤之智徒歴乎左顧右盻之憂風雨傳檄而傷心不棄有手以騎税此若於関外之関也而下税外之税

國家立関有税貨之関有抽料之関大小各有定制軽重悉裁成書

順治二年奉

旨免民間米麥税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税甚至郷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税之数反過

其本數倍至額并其貨以進而不可得此其可憫也若船料各關

不同如揚州鈔關油料不過二兩七分六分滸墅關油料不過十兩

五分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二倉不等

其增益莫敢誰何矣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

既稅船則不稅貨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重船而稅

貨而兩稅之矣商賈之力幾何而堪此朘削耶此苦於稅外之稅也

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款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著從四出把守關隘

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覺察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周微無暇不燭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多粮差徭使有巡

分即督撫之官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實日深

若不仰

天語申重申何以令此輩懾畏革伏乞

敕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於賦外之賦差外之

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處所俾不能

盡絕已往積弊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敝之憂商旅有貿易之

便矣

請減滇省屯粮疏 康熙二十四年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臣石文晟謹

奏為備陳屯粮之重懇請減賦以廣

皇仁事竊惟經國必先於裕課保邦端在乎足民故正賦自宜充積而民瘼當切痌瘝臣忝膺世受

國恩蒙

皇上曠典以郡守末吏不次優陞

特簡滇撫叨此邊疆重任敢不竭盡駑鈍以報

高厚故自涖任以來諮詢地方利弊體察吏治民生其間之生聚教養安

藝業興興嗶嗶以入時雍之世者

聖諫滂流而改推一視有所重困於民生不敢不以

上聞也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

三分差操七分屯種即以七分屯糧之租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

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多比追哉

朝定鼎順治十六年闢滇吳三桂逆將昔之租改為額征之賦及後

變亂之時閩恤民艱任來坐派致使各軍伍伍逃竄因而遺累存丁

典鬻賠納若難殫述者類

皇上天威殄逆民以安全但浮糧過重仍困輸將計恢復之後自康熙

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糧米谷等項歷年拖欠此紀軍賦敢於頑抗

亦化各官不善催科保固粮欠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
十八年内經前督臣范承勲與巡撫時特疏奏聞 臣叔石琳鎮撫
時亦勇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内叙入准除但未經部覈嗣督撫臣未敢復請者蓋
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粮皆重尤不便獨為請
減是以前撫臣王継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賦貼墾之
請也但江浙等省屯軍見今領運且有貼貸行月漕截等項給
賠滇省屯軍則無此項賠累蓋之衛所既裁軍即是民則与
別省迥異況此軍户係沐氏帶来官兵並犯發遣有罪之軍
亦納正供似應与民一体矜恤 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

若今接荐上見烟灶尚連林林綿綿生聚實繁大我昔日氣象此
並近年以來前督撫臣楊保之力實深
皇上柔遠弘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所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逆之
後前此逃丁或逃兵又或死化鄉間未田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
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
仍日出出不清每遇奏期各官俱憂考功名竭歷傷墊始有
之以欠糧完之時有之遇一陞遷乃放便來年無策可計哀求逢人
募助淘未可若何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行往某
年及抵任後隨閱各屬詳驗糧甚無幾隨行飭催提撥百姓
紛紛具呈數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後批司道查詳所

議僉同誠哉為民請命臣思減賦薄稅臣子所敢擅議祇因
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常各别今我
皇上思同天地德邁唐虞頻年蠲賦不惜數千萬金是恭逢
聖明在上今此民隐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
皇上矣以上年題請分年帶征隨蒙
皇仁特欽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因供億王師從又近接撥眷家口運送勞
瘁本年正賦藉以尚存銀雖復全帶征道祖必致益滋困累
著將歷年所欠屯賦銀七萬二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七萬七
百餘石悉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此欽遵在案則

彼时题请带征平粜

圣恩隆重未有独除是此项屯粮往为重欵之名并无清完之益

君〻子孙久矣

皇上睿鉴中文况各卫所久经裁归有司是在昔日犹存军户之名在今

日则无军民之别一切徭役自应一视同仁仍查通省民赋上则田粮最

重者莫如河阳县每亩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余五六升以至五合而

止上则地粮最重者亦莫如河阳县每亩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余三四

升以至二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亩则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以

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亩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

军民田地阡陌相连肥硗相若并时人民耕垦播种亦无不同何以

輕之屯額比之重之民額尚少四五倍之數若種輕額則屯賦之與

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種收之外不遑暇及

毋要緊僅乃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剜肉補瘡

徒滋重困況滇省僻處遐方係外徼瑤彝之地不得不留餘除情

以恪

聖恩將此屯糧差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見在軍糧易於輸納

即未墾荒廢產臣自鼓勵各地方官加意勸墾必無有不踴

躍樂墾殖之仍將墾過數目隨即具報按年科征是減賦於今

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伏乞

皇上特頒上諭或令臣等會議或

勅部臣議覆則光被四海無不傾

皇上端居深宮之中而見萬里之外無一處被沐仁膏澤於靡涯矣

至此項糧額如邀

恩減而通省兵食或有不敷則見有本省於征米麥等項下仍征本

色撥給似可毋庸

廑注也、

請改折兵粮疏 康熙三十八年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粮餉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臣郭琇謹

奏為特請

皇仁速行改折以便兵民事仰祈

皇上軫念元元常慮一夫不得其所之仁厚澤霑被無遺前此

巡視河工

恩膏頻頒猶復惓惓以吏治民生為念伏讀

上諭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臣膺

寵命綜理全楚灼見地方之宜歷來不便於民者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查湖北南粮一項取以協濟全省駐防官兵，其他府州縣每年徵收本色支放兵粮殊為甚便。惟有黃州府屬之黃梅、廣濟、黃安三縣与支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二縣共米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二石零，例應解至荊鄖等處以支兵粮各營額設解費，而各屬僻處萬山之中，相去荊鄖地方有千餘里或至一千六百里，其道路崎嶇，舟楫不通，倘挑背負，擔必不能行，以騾馱運交，則必需二萬七千餘兩。其僱覓之便，及百姓往返食用等費，約計值米六萬石有餘，是運一萬石之正糧而需二萬石之靡費。其費何自而來？上官必責之有司捐賠，而有司果有如許之捐賠乎？彼不得不責之百姓，曰爾等米石爾等應解，而百姓力

初議

有何修其形轉一時之差累勢必采辦累及於價差往彼地購買支放殊不知一於價間而為弊叢生矣其中胥役之科勒者有之包攬之侵漁者有之或不肖官吏因而得取肥橐者亦有之是於價錢之未值猶其二三條不止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索如此之重困乎前康熙三十七年撫臣李光後曾以楚省五縣南

糧等項額請

改於部覆行該督撫確查具題而地方各官慮以於報給無自購以致米價騰貴各兵或至賠補每歲須隨時估價責成糧道等語以致部駁不允謂每歲以時價具報恐不肖官員具報浮多冒支駁之議是也竊計荊鄖正當水米聚會之鄉

[illegible]

五縣之米不過二萬七千零零其價向至騰貴且查荊鄖歷年

米價豐年值銀六七千不等即遇歉收至八千之外足矣酌量

歉之中每石折銀七千不為不均且豐年多而歉少以有餘

補不足酌定價值既便於民亦何嘗有累于兵是當仍照其舊

臣係奏每石折銀七分改入地丁冊內彙徵若照南糧將日久

或竟移仍於全書南糧項下註明某年改折糧若干奏銷

查對亦甚易此即有不肖官吏亦不得以上於從中舞行弊竇

矣是一轉移間而小民省輓輸之勞免解運之費杜侵漁之

累其感沐

皇恩非淺鮮也

議川省增賦之例 康熙五十一年

掌山西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

奏為請酌川省勸墾增賦之設以收實效而廣窮臣退省書生備員言職知識短淺莫能仰贊

高深而感激思奮於凡事之有關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有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部臣未及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見征錢糧止有六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

[illegible]

分之一。民間視隱田漏賦者為常。及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
二萬六千餘兩。又察訪民間之隱佔不首，田畝借首報之名，虛
索民錢，以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縣增
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准其即陞；不及二分者，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
級調用；毫釐不增者，革職。知府與知州縣一例處分等語。臣竊
以桂臣為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根究之志甚銳，可謂
實心任事之員。第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求
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寇亂之後，荒殘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訓，歷數十年，地方百里日有起色。然究竟
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並經清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其

征錢糧僅及原額十分之一即以核其之加案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見糧十分之一耳今試於五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見糧一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四五是增見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迫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難不及分數之參處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必且抑勒首報甚至朘削清查胥吏緣以為奸方將滋其擾此各弊之生可定者伏思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乃宜惟期愛養民生不尚近功不圖速效今番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墾
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按陞科之法之意寓在于清隱匿而杜
于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使於寬大之界留其
有餘之利使閭閻皆欣然于業之可適今若定考成以督責
限於數以催查則有司止知自便其功名不顧民生之利欺之難
肯願耕其畝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
為川省錢糧既隔不可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
司實心勸導必使士里民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照律
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為糧之名需索民分致逼同隱
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據 民 查出立即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

而首報此必甲乙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予
數之多寡隨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亦不急迫以
病民民自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並行不悖
積之數年報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墾民生日殷國富
日增豈但及原賦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集和雍縣之實效
矣

籌徵積欠　雍正三年

巡按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張楷謹

奏為請籌徵收積欠錢糧以裕國賦事竊臣查核通省舊欠

糧冊卷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內止蕭縣贛榆無欠

泰州碭山儀徵江浦四州縣欠止數萬兩嘉定長洲等四十州縣尚

有未完地丁漕項等銀共積欠至八百八十萬臣又查核各州縣

每年糧完欠分數自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元年每年未完之至

五分以上及二分以上不等且從前新糧尚不能全完又帶徵舊

致有名無實見今新舊錢糧勿併一時並徵臣查江省每年

額賦除蠲免浮糧外應實徵銀三百五十三萬兩再加歷
年舊欠計共一千二百三十四萬兩竭一民一歲之所收難以兼責
以全完且逐年欠款既多不免差催絡繹花戶更多一番
費用併致新糧不能全完臣再四思維若不急籌一徵
輸之法仍以別除錮弊隨同布政使鄂爾泰酌議除江
蘇本年新糧務期責令全完外至各屬未完地丁漕項
等舊欠銀兩仰懇
皇上勻作十分請自雍正四年起每年限其徵完一分不必又分
年款逐限咨參勻作十年按以分數徵完於每歲奏銷
時另冊

奏報如不按欠追請承追官役以降職二級仍令同次年應完銀兩
帶罷併徵全完准予開復如仍不完即以降二級調用如能徵追
旧欠一分以上者亦將銀兩准留作下年完數仍格外予以紀錄
一次以示鼓勵抑 臣更有請者嘉定一縣積欠未完地丁漕項
等銀共有一百四十餘萬兩若令十年帶徵連本年銀米則
每年應共徵銀三十九萬兩零々勢又不能全完應請勻作
十五年分徵其次上海崑山常熟華亭宜興吳江武進
等縣長洲等九縣核計未完地丁漕項等銀共有積欠至
四十萬兩至六十餘萬兩不等應請俯（勻）作十二年分徵其承追
各官應請同前一例處分此又出自

皇上格外之仁分別予閒重大臣不敢冒昧具
聖鑒謹先備細繕摺奏請

題免增軍田稅賦 雍正七年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尔泰謹

奏為請免軍田加稅事竊查貴州軍田一項係前明屯衛軍丁發業田賦差徭較民田特重自

本朝裁汰衛所改設州縣後軍丁之名已經革除其向納屯糧仍照舊輸納因此田受之於官例不買賣或有軍丁故絕遠業或今有歸子孫因窮私相典當此後爭占奪訐訟不休所由來也臣前於雍正四年題豁時前布政使陳申大成即有加徵稅銀之議臣以軍田名色並由官撥並子孫相承既二百餘年原無

已業々無異且糧賦最重武信于民田若更每畝徵税五分恐
不無互訟及多擾累議遂中止迨甲大敗由調入疏條陳部議准
行在案已見未催不敢執詳隨經移飭遵行在案　臣因公來
黔一批軍民人等紛紛呈訴並懇長司風仍行批飭內留心訪
察復由訪訊司道府縣各官知軍丁先代受田因那時隨征
有功分給土地計軍一戶獲田不十八畝除上納屯糧出丁外一切差
徭皆軍戶應承支當時已不免苦累故並田本膏腴難以
割棄而故軍子孫影脫重徭輕售於人者既十分之八九甲大
成謂故軍子孫坐享無賦之田獨不念該軍戶等累代累世
之應差納糧狀不足抵十八畝之田價乎是所見之小矣至謂

百姓價買軍田利其價賤者按民間置產之例核算糧額除
算平糧並設合其利息照依論價此各有等並查一畝州
軍一畝自一斗五升起至三斗七升科則不等此等丁壬外是伏以一畝
之價買得民田二畝之田而應納之糧既以一畝而抵民田貳畝之陸
故並軍田陸重而未便驟議推減者實在以程重之中仍於量予
準也今若每買田一畝再徵糧銀五分合算每户十八畝而應完銀
九兩是挑耕者餘万之畫各料難完數千兩之實於完於民
生亦益更於國陸仰補[illegible]應仰懇
聖慈將中大成條設新增糧銀一項准
賜錙免民土田授受叢照常例核程印契從前私相典當者並令

明定稅補給契票令其管業如有豪強侵奪及仍敢阻
撓者從嚴加懲罰庶以弱而除條規畫一而民無觖望軍無糈
餉節清理田畝一案亦可漸次就緒矣

請禁州縣浮糧三弊疏 雍正十三年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蔣炳謹

奏為備陳州縣浮糧三弊請

旨飭禁以厚民生事竊惟

皇上宵旰勵精極意以惠養黎元為務

賜復蠲租屢頒

諭旨復蠲免天下積欠錢糧浩蕩

皇恩固已普天共戴矣伏念

世宗憲皇帝十三載宵旰勤求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凡所以厚民生者至

至奉行而於錢糧火耗尤屢

聖衷飭以各直省酌定分數成立科條禁止州縣加增屢經奉有
明詔不啻三令五申乃有一等不肖州縣外並不敢明示加增而陰為捷
徑巧取之術必間微數於花户名下暗行飛洒增添分釐蓋
田分九則起科原各不同而一户應納之銀必有經吏推書造冊
而條編之數各年不同從無一定之花户無從查考所以易於飛
洒且每畝所加並為毫釐而合縣計之如江浙財賦之地仍至
盈千累百但莫非民脂民膏此皆吏飛洒之弊皆由小民不知
正供定額之所從出蓋花户納銀但憑部平加增火耗交納
而州縣於書多係經手名色硃票空發不填兩數往往輕平三四
分不等任用心腹胥吏主押花户添補又不發出原銀標票以

致胥吏因緣為奸偷出於通空袋私用條票開寫分數與花
戶勒令花戶以每兩銀子封若有苦理其實貪夫只得隨思落
補其原袋隨即銷毀不以上司每樣覺察直至歷於正綫之外多
費一分即受一分之累不查州縣每兩多取數分則積少成多蠹
豈千萬此空袋不補乎之弊皆由不發原銀鞘差之所致也又花戶
傾銷銀兩定例概於差發匠向各州縣中仍設立官匠串通胥
役盤踞衙門左近凡花戶納糧若無官匠名字印記即不
准投櫃又不容自補銀匠傾銷只得倩求官匠向各匠任
索勒索包完出串每兩傾漁六七分不等蓋書吏銀匠
通同一氣而州縣官既貪其傾銷元寶可以短扣又希圖常

省年費且有銀匠又賠有饒送彼此分肥遂違禁容隱以致小民受累此官匠剋剝小民之弊皆由不遵定例禁革之所致也以上三弊查直省州縣皆然而浙江為尤甚仰請

勅下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嚴飭州縣嗣後徵收分粮每年照部頒定之額由布政司核明刊示通行曉諭俾人人共知科則銀數將書吏飛洒之弊永行禁止其於兌時照部平稱兌收果花戶短平即將原銀發出較准補足其不發原銀止將空袋押補之処永行禁止至花戶納銀不拘何処銀鋪聽便傾銷止令鎔化足紋銀投櫃其官秘匠勒索私用印記之処永行禁止該督撫等實力查察若州縣陽奉

隆達即行參奏治罪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

陳延省城垣办理良法疏 乾隆十年

協理陝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

奏為密據愚悃仰祈

睿鑒事臣於本年三月十六日閱得工部知照臣衙门咨文内開

川陝總督慶復等為延省城垣應請分別急修以資保

障一摺原議工程在一千兩以上者籌用存剩公項銀兩一千兩

以下者令該管州县於养廉公費内捐修督撫司道共襄

其事經工部議覆於三月初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覆内慶復等奏稱一千兩以內之工程令州县合力捐修

督撫司道等共襄其事等語部議准行朕思大小各员

所領者廣原以資其用度未必有餘可以幫修工作倘名為幫助而實派之百姓其弊更大轉不若名正順以民力襄事之為公也此設不准行自古有力役之征庶民有赴功之義況城垣為地方保障正所以衛民而使之安堵即以人所居於廬舍再而出環以牆垣為藩籬之計其事甚明其理易曉且良民每為一隅上下所以相維今則漫無聯屬以日久相安本有用民之力者且呼應不靈臣工為此差使頗多亦不無所見朕再四思維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辦者用官自不惜帑金為之經理至於些小城工補葺坍頹使之不至殘缺傾圮則小民業務之所能為而有司之所當善為籌

幸於也餘係役歲此殄遵主書何見我朝

列聖初從休養生息百餘年來涵濡德澤民生其間者多終身不見長吏老死不入城市於是唐虞之風動成周之右私詎有過焉哉

皇上惠愛之之益加周至無論力役之征不忍絲毫及民即累年各省偶遇偏災蠲免正項不計且不知其幾千萬此天下臣民所目擊而身受者民將何忍坐享

皇上家之厚賜而不知鼓勇赴功以答報效乎臣工等此條奏設

聖廣富民不知撫存將來幸有用民之力誠恐且呼應不靈是先弊之民不惜殺戮康之民不遵道途之　臣思似以為過計矣

惟是城垣為國家要務所以捍倉庫衛民生而資防禦者
倉庫並係有民有城垣並係為倉庫用民之力還以自
保其生身家諒亦不勞擾從而其但其間亦需用磚石灰料
等物並補葺無多而民間並無拖累攤費計戶出丈並從
前以興作州縣官勢不能親身催率則不得不假其衆
於書役里胥辦之而善良自樂於急公辦之而不善者借
諭旨以為攤科硬派之擾有所不免且陝西州縣逢為邊鄙其地苦
寒其民輕悍其原應修之城垣甚多此中自應分緩
急先後識不可豫料持列
聖諭不善者理會以為既應歸諸民間一時通省縣令無不或逐漸其

惶懼益深民依

國

所之休戚而則知狃為故常而恬不知畏動久安之念見則驚

為苦我而猶不自寧此情理之或然也　迨累以為此等工程

飭宜仍令督撫會同司道等妥協遵

諭旨

悉心商酌務以一分理之法以何民自氣公外何苦不擾民

力其機宜次第修理寬其歲月勿迫以期俾百姓為其

事而不知勝其勞而不怨方足以仰副我

皇上

愛民如一體之深意也

請修補城垣勿用民力疏 乾隆十年

禮科給事中臣劉方靄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聖鑒事竊臣本年二月邸鈔內伏讀

上諭從前朕巡幸直隸地方見城垣多有殘缺皆因不能隨時葺築以致出入蹊踏蹂踐成路因令大學士等寄諭各督撫令其督率有司留心稽飭嗣據巡撫碩色奏請分別工程一千兩以上者俟以工代賑之年動項興修一千兩以內者令該州縣分年修補除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外其餘即于公費項下支修朕將伊摺令各督撫閱看俾其仿照辦理但須善為經理勿致累民而各督撫中

遂有因此奏請開捐土方并將各省善處合力捐修城
垣者亦或經議駁俱未准行今鄂彌達覆奏摺內又稱按
田起丈減收佃之戶如派之佃田之家不若於借稅銀生息
以備修補等語此奏甚屬錯悞全不知朕本意蓋城垣為國
家保障甚屬緊要地方官員其亦以動用民力爲害因各處
城垣保甚坍損地方官並不查禁任民踐踏甚且附近居民將
城磚窃取以供私用是以令於農隙之時酌用地方民夫補
葺使民知城垣之設原以衛民之身曾用力於其間則遇有
坍損自然護惜不肯任意踐踏且隨時修補方易爲力此
上下相維之義今其按田起丈充成賦額之外攤一力役

整千上萬之

之費也如鄂弼違例向所稱恐各省督撫未諳今朕旨或致

辦理不善致有累民之處用是特頒此旨曉諭各督撫知之

欽此仰見我

皇上子惠元元之懷重於用民力之至意也伏見任力役者惟農民

而農民為最苦無田而耕則力佃人田無資充佃則力傭

自活不避疾風苦雨烈日嚴霜以勞其筋骨瘁其肌膚從以苟

免飢寒即為望外之遇旱潦蝗蝻風雹之災力竭而無

以得食入則嘆於室出則匿於田此食力之民之所以最苦

也此等民人自以為上不如有田之戶得蒙

恩免

地丁錢糧之恩次不如服賈之家得被

果免閏律丁豆之稅終身勤苦以力贍其稚弱奉其父母育其
妻子常有憂不足復使之力役於公司是增之以勞而益之以
苦也自雍正年間丁從隨田賦歸併以來所應徵之力役亦已
與正項歸併現在丁家
果蠲免何可增徭役于額外若辦理未善誠恐
聖諭所稱竟成賦額之外增一力役之徵也臣因爲
聖世之民而有田之戶與服賈之家乃受
國家蠲免之澤于安然休浴之餘領于不能有田與服賈
之窮民舉其養活身家之力而責以爲下奉公之役則彼
民之受累於偏枯者固甚

聖明洞鑒中也且同此
國家城垣同為編戶百姓固當一視同仁乃彼是工程多於
給以支直此是工程少於俾任空帑明明歧視於此疆彼界之
中何以平其心而使之悅然服役也且地方官以酌用力之浮存
限雖或稍寬估以就千兩以上之與修舊項則工程甚至
致於多糜去來而知此是故臣奏請分別工程千兩以上歸
項興修千兩以內均用民力之處原未能周詳而允協是以各督
撫雖以仿照辦理不得已而請開捐土方或省捐希廣其請
按田起夫藉稅息備辦紛紛摺奏查各督撫該臣皆難
計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必不免偏累夫佃田之家備力之民於

勞則未均於勢則難強於予則難濟所以合群策為經紀而不得不一用民力勿累民之善術也 臣以為奉行不善則累何窮節以修補有限之工而防備累天下最苦之為災何不為以不煩重也若用令酌用民力而又寓於無法為設務必至增徵力役則免民累如何可得哉

皇上仁育蒼生不惜普天下千百萬地丁糧

恩免於早澇無虞之年以成豐亨豫大之盛其於各州縣若身分力之民給以修補城垣任工受直之小費益所不惜而吾將州縣城垣無論工程在千兩上下統令動項修補出自

聖主乾斷廣沛
仁恩俾天下佃田食力之窮民勿致苦累於專行不善之設
得以舒其筋力寬其手足於天高地厚休養生息中
矣

請仍耗羨歸公疏 乾隆十一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臣查耗羨一項目之固為未安去其實治之亦今正不必

諱其名臣伏見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民人樂業上下相安乃當日而為耗

羨於吏不以是為白

朝廷

朝廷亦不以苛核於吏第不令貪吏分外誅求即民情帖然

先儒聞有一介不為之士矯矯然並斥此不取此康熙年間無耗

羨爲清查之説而田主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誠如
聖明洞鑒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勒索因而借名輸按畝科派
其往往之所有哉
世宗憲皇帝患其弊革耗羨一項輕其數以歸之公俾有司不
得濫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養廉有資公費有
資使於諸務光明正大因補救之權宜實地方之善道
之哉
皇上慮或不便於官民是用疇咨博採期於衷於至當宥宏
皇上之所以殷之救詢其必不外取者於歸公其耗羨不歸公則
歸之民也與歸之官二説而已爲歸之民之説者於義爲正於制

亦請而於附列者而未服於勢列者所難則益
國家之經費有常存宜之善處者緩且厭
皇上附在此未以備僅之據大公章之限無遠專成數於目前
之為歸公之說始謂以公濟公俾上之人自此一俯置何如以私
還私俾官吏自為之通融此亦足勸
明文之耗矣然且不知其所通融者仍舊數而樣之習精核之
乎果存則稅之民於加取之耳歸公何異既歸公為加賦而
此遂不為歸加賦乎其不可一也則且派其數以耗之徵收之私
今乎派其數識不為加賦而耗之州縣其果以何為資以何為
廉有必為律無厭之求以剝吾民其其不可二也且歸之州

抑即為州縣之私橐過為地方公務必且按畝科派有情太
吏亦心知其不合而徒存之名至上下相蒙莫能究詰其不可
三也且議歸州縣則必議復上司之耗礼復上司之規礼而一取
一焉亦為逢迎聯絡之媒彼藉端以為害其更之弊實其不
可四也 臣 查耗羨現在正經為之羨今但各州縣私其耗羨
則正額為彼所侵仍亦雖正額少其且展轉作弊同一收民而相
知不察奢壞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其不可五也然則歸民則權
於時勢歸公則有不可其五救 臣 以為宜留歸公使州縣以辦
公不足以勸止濫私以挽救之文 臣 固知哉
皇上之必不少為斟情又近其江省連歲荒歉益發收公項以為

不足臣計數從此歲歲豐登正供充盈耗羨隨裕積蓄

藩庫累有贏餘請照雍正十一年河南山東二省量免

正稅撥補匠役例工需行於

國計下有裨於民生矣至有吏養廉查照定議臣過恭於慎

識者不數請倣漢制婦女以功織良別數評其考上最而

通勉興績且優卹其紅屬而歎手絲依此所謂裒多益

寡竟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村足利則此而創知輔之謂之議

叙之條係富民以養窮民並非不善正現扶飭勞其同議

叙而一旦與

朝命同其業不遂以勸其相得之心信勞其居商之術綴急

[illegible]小省述一[illegible]
不以相廝者無不以和通鄉里至推讓之風宗族無親睦之
誼又其甚於父子異居兄弟閱牆甚以骨肉至戚陷勢利而
輒爰實積為風俗人心之隱憂 凡 尤甚
皇上
條之無怪議復更定改其或謂此項不除積久之後必視為正
税而耗羨若又易生耗羨矣 凡 謂既存其耗羨之名則不得不
爲於正税之外定爲一之規模及得以準其巧而無藝之徵歛
充羨以售其奸此尤不得不辨而去其說之是也矣 凡 是以再四
思維終無以易於歸公之舊也

題免窮黎積欠并減徵穫賦 乾隆廿一年

山東巡撫臣鶴年謹

奏為地瘠民貧災深賦重仰懇

聖恩俯察

特准恩編以甦民困事竊查東省武定府屬之海豐縣僻處

海濱地勢窪下其東北鄉之蔡家等各莊地畝計四百四十

八頃四十四畝六分零尤為極窪之處眾水匯歸之所一經波

雨降稍多即皆成澇是以前項業為鹼廢近瀕各民承

佃每畝僅輸銀七釐驗苗起租無苗則免

國初以租數為糧數以佃户為業户一經承種永遠納賦原

熙廿二年以糧塑增糧額至四升以糧攤派田畝加增每畝增征銀三分一厘三毫零每年共計數征銀一千四百一兩二錢五分查該縣下則之地以一千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每畝僅征銀五分七毫零其五庄田為下則之地又要按准僅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每畝征銀三分一厘三毫以通融下則一畝之數為緊新其庄田畝本寒之地而所征之賦較減不及本邑為則之再定綱已屢遭六江十年九潰糧從何辦以致積欠累之民皆轉徙甚衆者按庄清畝嗟怨之聲甚多難以盡述請將該庄每畝糧銀照下則征收俱均於部議今該庄積欠日為民困目前所有乾隆十年以前舊欠錢糧已於上年恭遇

恩豁免其乾隆十一年至廿年共為未積欠三千五百四十二兩零五
該欠日為追呼百姓時罹法責而難於無能隨何措繳所
保逃亡相繼而文書本息又要繳以一處之舊債十年之欠
並無有民欠之實免無定納之期況該民人向來一千四百能
戶今止存六百餘家現在又復陸續逃亡日見蕭索在土著
財院救官之地別處以又流徙逐于此民既無存地以養家
即捱粮之難做給於各以於私均無裨益 臣伏思我
皇上勤求民隱詔勤賑不惜帑金數千百萬何莫非為斯民
圖安全之計而黎都尚流離凋敝至於此極 臣 咸佐
拄僚無同休戚故不據實

告以羅景超凡語寄揭慕李仰程

聖慈特降諭將所乾隆十一年至廿年民欠之數

且予豁免並將開墾稻程並陞四下則下田不似豈無無定實至不

數報款銀兩按數豁除則低窪坵畝從此可力耕耘濱海

前荒的以成熟殘墒民力漸舒元氣日復俾積欠之區似爲

樂土

聖恩隆厚凡在臣民靡不感戴于生生世世矣臣 不勝屏營悚

惶之至

請嚴州縣濫拏車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丁田樹謹

奏為請嚴州縣濫拏車船之禁以安商民事竊惟我

朝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從不以毫累民並古所謂力役之

征今已並無其事如我

皇上巡幸所臨以及辦理軍需所用車船乃雜支不隨鄉率公運安

按程按日給以價值並計其守候回程外優恤猶且於經

過地方屢頒

恩諭免任縱役並害民者欽其至意近見州縣衙門每於上司之

迎送同寅之往來親戚朋友之過從甚至私家遣丁私搬貨

物每報出票費鈔車船計所費資價不過市價之半而守候其回報置不問民間慣以抗回獲罪僱募承應甘受賠累其尤甚者所從一得此票視為奇貨而於屈卿鎮有車船之家挨門索詐者每刻索錢每票則拘留或已拘留多日仍每仍復索放及其催期追刻攫人於途毋貸於地方其車船處之以致旅人阻遏而推行商販聞風而裹足凡物價騰踊高昂加以持票留射未必不由於此如去歲揚村地方因錢糧漕糧剝船及那商船入羈客貨露積重壓

皇上屢廑

欽差經理甚明晰矣然此款亦必不甚能以私為滑累之項良鄉
地方間有縣役稱奉公差拏車賠行索詐有過客騾驛
被其擱路拏去將行李并銀數乃兩拋擲道旁又聞天津
地方車輛多被縣役等往車戶處先賄縣役乃以另雇
致上京車輛騰貴倍於從前其他州縣類此者恐亦甚多
有從由私拏車船尚未嚴禁是以奸役乃作名滋擾 臣
請飭沿州縣官惟承辦
大差及委運官物許其僱備車船仍不能缺如腳價照差需
索此外私拏但照市價僱覓概不許濫出差票擾行旅尋違
者從重參處如此則胥吏無從借端而商民不至受擾累人情既安

畏阻而亦公益于刻勤矣

請嚴合戶朋類疏 乾隆十六年

四川布政使臣吳士端謹

奏為請嚴合戶朋類之積弊以息爭訟以安窮黎田土為小民衣食之源契冊係耕管承朋類之據必須類田清楚推收明白庶足杜奸宄而息訟端 臣查川省昔年地廣人稀招徠墾闢占為己業多係外來無籍窮民合夥開墾原不一姓或墾闢未久而轉售他人明名合族是以承糧入冊有糧止一柱而兩三人半名注冊者積習相沿已久查報墾之初通力合作無分彼此連年生齒日繁田價頓倍于前奸猾之徒以類係從名承納易於隱匿未免日久生心或乘機吞占或一從盜賣或將己田出售而推

收過剩糧斂儲混不清甚有產去糧存經年構訟殊屬大害此似宜查一案清釐以息爭訟但積弊已久應請酌予一年之限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凡有從前合糧戶名各照本名下應分田地若干應完糧銀若干分剔清楚四至界址丈冊報官改正以本戶的名註冊自行承糧完納倘敢狃于積弊習逾限不行呈報請改者一經發覺與詭寄田糧律計畝分別治罪如此庶霸占之風將息而租田糧不至紊淆矣

陳稅課事宜疏 乾隆二十七年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趙佑謹

奏為敬陳稅課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覆江蘇巡撫安寧奏江廣等處商船舍滸關而遠走海關

避重就輕者應定制度令關防查禁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臣從邸抄詳閱之下知安寧奏立增加海關稅則議督撫

不曾以此事請而

諭旨相不先行仰見我

皇上恤商便民量同覆冒重

國課而狎浪風素己善也臣職在微末何敢於已奉
俞允之後復行另議惟是再三細傳商賈小人趨利若鶩前西趨就
秋毫必爭並使貨船不由浙閩潛行海洋其中定有偷漏
別干洋禁之處即為情重而不肯令仍收口報納不過乞於封
稍分輕重閩口並有異同
國課無虧彼此國不如遂為區別也伏思浙閩稅則
並浙閩本不為重
皇上愛民如子許商久原福收必不以正額為贖而令內之理直
就外洋之紆迴甘冒風濤不測之險撰厥所由誠見各關隔礙
往之客船報納一切火耗飯食丈量稅課票錢規費家人巡攔

務端需索中飽分肥雖整飭治而海關為害而衙會乃其尤甚
商賈觀望規避非避正額避需索也海關於此等商船或誤扶
索費稍減亦未可定是以商船貪往彼至日多今既显其禁
令歸定有多至進商船勢多化從吏胥勒索恐益滋弊合無
仰懇
天恩
敕下該督撫監督等確遵定例實力詳查將衙關需索
陋習嚴行禁止使浮費不致多求則商船自然輻湊若第
禁其海洋出入似尚非正本清源之道也

酌籌甘省茶政疏 乾隆二十七年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查議具奏事竊臣伏查甘省五司庫貯官茶其最陳者起於乾隆七年現今尚存一百一十八萬二千餘封陳陳相因銀歸於售變誠將

聖諭必須通盤核計妥籌辦理始於異公私兩有裨益臣隨將現在

遵

旨備查原案確訪情形務期籌辦妥協另行具奏緣由先經

恭摺

奏覆奉有

硃批一面行司籌計疏銷因陝省為調劑而茶務積累已深應設

面詢商人據云伊等首要行文甘肅布政使調取商頭怡術
遠等來肅面加細詢前以甘省滿漢各營自定設搭銷以
來已奉行兩載有餘兵丁呈票領有餘利不致抑勒爲擾
並此外應如何設法調劑文札行布政使吳從諸兼程茶
務之洮派道武懋蘭臨洮道增福暨滿漢各營詳細籌
查具覆至新疆地方當此生聚漸繁物產豐稀之時茶
觔一項自所必需但各處每年應需茶若干應作何撥
帶以資接濟俾日久積少成多之處亦經札飭詢各處辦事大臣查
明定議并准挺口內口外各處陸續查明具覆前來臣復稍
訪輿情詳考案牘逐一通盤核議臚列條款恭呈

聖鑒

官茶應改徵折價之議據甘省頒發茶引二萬七千二百九十六引每引行茶一百觔交官中馬五十觔中馬五十觔聽商自賣外帶附茶十四觔爲運腳之費以每五觔爲一封合計交官茶二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封商人自賣並附茶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封康熙四十年因中馬例停需茶無多議收應交官茶改收折價每封徵銀二分其商人仍准每引全配並附茶一百十四觔嗣於康熙六十一年因庫茶無幾議將每引交官茶五十觔仍收本色乾隆元年復因庫茶存積較多議改折色每封增銀一分共收折價銀三分其折價茶封不准配運商人

止每引配正茶五十觔並附茶折半減為七觔共以五十七觔行銷迨乾隆七年又議將折價仍收本色十三年復以庫茶銷變維艱題請將應交本色官茶以二成徵收本色八成改徵折色每封仍收價銀三分商人除交二成官茶每引十觔共茶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封外其自賣之茶仍止准每引配運正附五十七觔連二成本色附茶一觔二兩零共止配運正附茶二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七封乾隆二十一年前撫臣吳達善以康熙四十四年改徵折價之時原係該商按引全配迨乾隆元年以後遞將折價茶封不准配運遂致商力疲乏

部頒未久

一

[illegible]

奏准將每引八成改折茶四十斤附茶五斤九兩零俱照原此
四十四年之例核其全行征售以抒商力計每年應增征茶二十
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此歷年徵收本折暨商茶增徵之原
委也是甘省庫貯官茶向例如運存積過多則請改徵折色
以庫貯無幾復請徵收本色原係隨時權衡酌劑期於公私
有裨益今五司庫內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積至一百五十
餘萬封經前撫臣吳達善於二十四年
奏准每封作價銀三錢搭放兵餉當年行之始兵丁領獲茶封
尚有餘利今行之二年有餘已搭放茶封四十萬餘封現在
市肆賣茶一封僅值銀減兵丁無利可圖率皆不願多領

是以尚存積茶一十一萬二千餘封連巴里坤哈密存貯茶
六萬八千餘封共茶一百二十五萬餘封一時遽難銷售今伏讀
諭旨兵丁果有餘利則官茶不無須價若官但利疏銷又豈能抑
勒兵丁勉強從其中出無兩利俱存之理欽此仰見我
皇上日月照臨無微不燭即以現在滿漢各營暨口外各處亦乃
大臣查覆實在應需茶封數目統計每年亦僅能銷茶
十餘萬封統十年之久不能全數疏銷且每年商人又增配
茶二十四萬餘封商茶既多官茶自亦益加壅滯其
按年應交二成官茶若仍聽其照常交納勢至陳茶積
甚無窮新茶又相從堆積疏通無日黴變堪虞　臣愚

酌议莫若将商人应交二成官茶五万四千余封暂停交纳照例每封折价银三分俟将茶销售得完再请徵收本色庶于情理两无窒碍而库贮陈茶自当渐次疏销矣

一商茶应准其减配也查甘省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觔无论本折即係额课此外尚有捐助茶规官礼等项查出充公银三万九千余两名係按年交纳无殊正供至商人自卖茶封每引自应配正茶五十觔连附茶共止配售三十余万封该商等即以配售三十余万封之茶完纳前项应需之课乾隆二十一年前抚臣吴达善

准增配茶二四六三九百三十九斤原係例外加增以紓商
力並無課項第茶斤既已加增則湖南採買價值亦即抬
前昂貴迨運至甘省又有庫貯官茶搭放兵餉遂至
市價日減商茶亦須賤售該商等不特餘利無幾而連
年配運之茶並亦頗有積滯此後若仍按年如數配運
勢至愈積愈多難免停本虧折是以該商等呈請前
撫臣時原情酌將前項增配無課茶斤減配八萬餘斤以期
易以銷售俾商本不致停滯至有課茶斤仍係照常行
銷外應將課項自應照例完納緣由係原
由未及詳晰敘明致蒙

咨詢令且復細詢商販怡裕遠等據稱地方食茶民當大
概止有此另外加茶觔歷久行銷應售便宜亦為民當所
樂知今食茶商茶既若有壅積致同時一併銷情係減
配之外別無良法前請減配茶八萬餘引為數尚少於公
無濟今酌中籌計查商等自乾隆十三年定議二成八扣交
取以除交官二成本色茶引外應配自其有課正附茶三
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七引連乾隆二十一年
准增配無課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引共應配茶五
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引核計每引一道應配茶二十四引
四觔今情願於十道正配茶十五引內應酌減無課茶一千

五萬八八三斤零　外請正配茶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斤並二成
本色茶斤現既酌議改撥於價自當寬廣起運以此則
茶商行銷較易不致停本賤售而課項又仍照常完納
且商茶既減則官茶易銷售變於公私兩有裨益等
語　臣　復札行布政使吳俗詩等細加確核茲據該商等所
稟情形詢實係因時籌酌公私兩便乃屬可行仍俟茶
務疏通之日另請照舊配運等因呈覆前來　臣　應請俯
如所請辦理以利疏銷
一陳積茶斤應請各商減售也查各司俱有陳積茶斤而惟
洮司為最多該司地處偏僻非行銷售之區經前撫臣

[illegible]

吳達善於乾隆二十五年
奏准將此項老茶部茶停改歸甘莊二司變價其從前存積陳
茶俟搭餉完日即將洮司裁汰無如該處附近止有兩營
欵設其兵丁米麥自定設搭餉以來止搭放過茶九千餘封
現今庫內尚貯存乾隆七年至十八年陳茶三十三萬餘封
計非數十年不能搭完而此項茶封約值銀十餘萬兩如
聽其再行存貯勢至日漸霉變
帑項虛懸是以乾隆二十六年前撫臣明德
奏請照現在搭餉每封三分之價召商售價變以期漸次疏
銷部議以封以封以令每封以四分將售等因准是安茶名

黄茶色淡味亦不如商附黑茶之易於銷售今又存貯
多年色味更不如前若不量減價值勢必領買無人且今
日有搭放之例民間於二年之內又添官茶四十萬餘封茶
愈多而價愈減兵丁領獲茶觔令餘零買或售或粜彼
此交易總不出每封三分之價而各商變賣則以每封四
分發售價值既貴茶色又低商民無利可獲現皆裹
足不前故自准到部咨以後迄今並未售變一封若不
另行定議則各商變賣仍屬有名無實臣詳查加
酌核應請仍照前撫臣明德原議每封定價三分各商
變賣至甘莊二司存茶尚積過多口外所需向由該二司搬

茶之事宜摺

運至庫設銷外四西六司共存茶六十餘萬為數較多除
陸續搭餉外必須變賣商民有情願照搭餉之價者
赴各司領買者亦准其一體交價售賣如此則陳茶廣為
疏通不致積欠虧空實於
帑項有裨
一同地新陞庄一併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前撫臣吳達善
奏准茶封搭餉案內聲明自二十五年為始今西漢各營自
行赴司領之茶如無需作價三分於餉銀內以二三成搭放
等因價值究為適中兵丁獲沾惠濟今自搭放兩載以來
兵丁咸因[illegible]不願多領並自行食用之茶亦足

亦必須臣 飭行。令滿漢各營查明每年實在需用茶
共十二萬餘斤具覆前來此皆按照營分之大小兵丁日用
之多寡派茶並計道路之遠近及該處銷售之難易各從
兵便擬定之數並無稍有勉強務應請按季照數撥給
故以廣東陸至新疆地方現在生聚滋繁米糧蔬果物
產量之豐裕惟茶觔一項向須取資於內地職如
聖諭
各處請用自應多多益善臣隨令各處辦事大臣查明每
年共需茶二萬七百餘斤又准伊犁等處辦事大臣等咨
稱新疆地方遠近不一單靠駝馬額設無幾若於遞
送文報之外再令轉運茶斤必致勞傷疲乏恐難兼顧不

着雇覓牲畜陸續運解分貯令官領買其本脚價銀即在官兵月支鹽菜銀兩內隨時坐扣在官兵稍出脚費並較之商賣價值尚賤於官兵尤多利益將項不致虛靡而營馬亦可免傷斃賠補之累等因移覆到

臣伏查新疆商賣茶價現准各處咨覆大概每封需銀二兩四五分至兩兩上下不等今官茶運至新疆各處除自本司至肅州沿途陸續挽運無庸雇覓牲畜商攤算脚價外其自肅州運至各處如雇覓牲畜商轉收脚費攤入茶本之內於領茶官兵月支鹽菜銀兩內扣還核計在官本脚較之買自商賣既以減省而營馬又不致勞傷實於公私有益自應

奏

如伊犁办事大臣等亦议办理,至将来如遇有换班官兵出
口,亦应令其随便酌量携带,庶运费并可节省。再巴里
坤哈密现在贮存茶六万八千余封,两年新疆需用之茶
自应先尽此二处就近拨运,将完再由内地各自运往。
如此则内外销售不易,其内利亦普矣。以上各条,臣悉心酌
核,并会同布政使吴绍诗、洮岷道武忱等议覆,情节均
与臣意见相同,谨详细缮摺恭

请山西丁粮一体合办疏 乾隆三十年

巡视中城山西道监察御史臣文涛谨

奏为良法既宜尽行调济不能无弊敬抒一得仰祈

睿鉴事窃臣任山西道御史於该省事务时加体察窃见丁银归入地粮徵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该省独未尽行伏思丁粮合办则无地有丁之穷免追呼之扰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输纳之烦更胥不能藉编審为奸小民亦不致以为扰为累其法简约得乎天下称便何於该省独有未宜臣谨就其事次设归成案推原将来考核得失敬为我

皇上陈之查丁归地粮自雍正九年试办之後至乾隆元年按

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地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
慶條奏議請改歸地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兆成
烈條奏又議請改歸地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
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
統按下下則徵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全業寄
冬行刪除而以其應徵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
辦理者又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
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獨多參差
揆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
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

慮有逃亡又以為偏累輿論則民情不安可以經久止以為
詞有逃缺而編審究屬可以撐保此亦從權 注皆不能無
疑者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地歸丁糧地丁之高
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于山西更有地而稍增
其額即慮逃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
其易明者也 注切求其主於分攤之說蓋謂晉民多出
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徵有
力之丁銀因以逼征無力殊失持平之义況無地之民
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現於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
查辦案中亦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千七百餘人

其他固可概見矣至於特編富為豫補正前按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究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州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按次查辦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者去乾隆八年僅十餘年而岢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前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猶以輿情為詞者由紳衿富戶之畏攤丁賦由經承里胥之貪在編富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富為豫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為奸增新丁則放富墜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叢生莫可

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為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
馱賠包納於未據補之前於因無論矣且所謂調劑之終
不能無擾於此也查今丁改因於順民之情而至於民情
所同則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能輸丁與地户之不願增額
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接任因時從民情起見望而寓民
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且累以為與其拘有業之糾何若
付無業之民與其從傭工負販而按徵其丁何若於資生
有籍於田而稍益其額與其待逃亡而故絶而始為之據補何若
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致逃亡且又理有可信則乃無可疑
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攤行於後先多有改歸則

勅下

知後之所謂辦歸地原是屬可行臣請

勅下

山西撫臣悉心籌办將從前丁地分徵各州縣一併查核歸

併即或地有不齊之祇就一縣中分等攤入毋復膠顧舊

案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致逃亡吏胥無由滋弊而良

法美政歸於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

皇仁於無既矣

請酌改坑糧疏 乾隆三十年

湖廣總督臣定長湖北巡撫臣鄂寧謹

奏為籌請酌改坑糧以順輿情仰祈

聖鑒事竊照湖北地方素稱水鄉除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外其餘七府屬之外臨江河內濱湖港汊所在皆是雨水稍多即潦淹田地亦以為常土人視為固然此等水易漫淹之區大率以鄉坵糧等則例起科即所有上中下三則地畝亦賦甚輕減且每年水侵掛坵土性加肥來年麥收必倍況水退涸出後正可乘其節氣以次補種中禾晚禾即遲至白露節內涸出亦可補種蕎麥雜糧等物此濱臨江湖州縣之

大概形勢也再查水易浸陵之區周圍地勢西高小民貪
利西水爭地以致歷年隄潰臣等到任後疊見該守
令等細加諮訪以籌調劑之方擬漢陽府守令面詳
漢川縣沔漢境區無有水患賑借費繁先擬境民具
呈曾有廢堤改糧之議未經舉行等語臣等隨據查案
卷工年前撫臣李因培曾飭司道會同查議嗣經調任未
及籌辦臣等再飭司道再三商議復飭詳細籌議今據布政
司三寶糧儲道李武昌漢黃德道屋謹擬議兩縣
詳議前來臣等查漢州沔河汊境在沔境之西於境內有河
以大湖又聯絡倒灣等十三小湖陸坨湖坨環繞其河南樁

彭公蓼湖亦莅三面垸东西北三面围筑长堤七千五百
余丈例係官督民修堤外东为松湖北为荒湖西为竹箇
支河东北为陡其下之河入松湖之顶冲西南为渎河西竹箇
支河入荒湖之顶冲西北为天门牧三台湖入荒湖之顶冲其身
堤外皆植芦苇藉以散浪水势迫腹坐崩日烦小民垫
剥近年收除芦苇并为麦地一经汛涨水逼堤根冀
垸内南首之彭公当三垸地居高阜积水俱汇入汈汊湖
非堤之西北保建有闸口以资宣泄而堤之正北一面内湖之
水又直抵堤内外冲刷最为受险以致浸漫频仍在垸内其
然各因势居洼下耕则甚难农民惟以麦收二数秋种艰

根為物每年春季大概甫交迨夏汛漲發漕堤之時農
民多借以捕魚生計者無不害魚堤因為有紅根三刻日
地勢甚低水卸堰根是以漕決之處迎例折災振卹至
借項修隄即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次被水動支振借
各項已計貲數者能全而漕工趕時補築自應回復舊民
修之例第每年謂出修工業長內房屋若是以漕工之段猶
築大費周章即無水之年歲修亦復不易甚緣以來補出
堤者因其可得之利擇地而築土岳免序落金之處近處
以備捍堤土之役且荒於若不是以有捍在廢隄不築
之法查該隄長計七千五百餘丈高僅三四五六尺寬僅

二三四五六等至總長西畢房殊七白堡垸民分上下八經
各按地畝出夫分段分別土質擇衛堤加高培厚保護
費七堡民係力有不能借帑銀以做補從經計垸內每畝
共徵各則銀不及一千三百兩未便八千餘兩通盤籌算其
每歲貸借繁及倍多於額徵之數實屬虛糜且土民生
性相習於御土固計又歲入無幾不如改糧歸垸以便民生而
順水性查垸內上八經民田以紅糧上中下三則起科共按征糧
六百七十兩零南岸八十一兩零又湖地以漁糧上則起科
共按征銀二百三十七兩零又軍田共徵銀一百六兩零屯衛
銀六十六兩零軍衛銀四千九兩零下八經民地以紅糧上中

荒地草場等則例起科共徵銀四十三兩零南米五石零
又民地以陞糧中則起科共應徵銀八十四兩零以陞糧下則
起科共應征銀六十七兩零今將上八從民田紅糧三則均陞
糧上則計減免地丁銀九十九兩零減免南米八十一石零其草
田科則較陞糧上則從輕但有隨徵那費銀兩亦將該草
田改為陞糧下則計減免銀六十兩零而有原徵那費共銀
一百一十五兩零係公務必需應照舊徵收下八從民地內其二
有紅糧但係照等則例較陞糧從輕以及存係陞糧
其差仍照舊毋庸議改惟內有應徵南米五石零今既改為
陞糧應同上八從南米八十一石一併減免以符陞糧則例

此段則起徵該境內本屬沙粮科則田地並非之年以坑為
利有水之年即以水為利但水之自然又為事端俾免告究
請俟之[illegible]其原有土埝勝者其田便以宕[illegible]築傍[illegible]之撥至現在
減免銀米共計二千數十兩較之數年勘[illegible]派所省實多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於[illegible]
天恩俞允臣等當另行飭遵造減免細冊照例具
題由部臣覆核載入全書承造並尤守臣等當面商意見相同謹會同具
奏並繕摺恭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再此次沿江臨河等處臣
等悉心諮訪因地制宜從容籌議合